

十九至二十世紀漢語基督教詞彙的 傳承、流布與分化*

王銘宇

[提要] 晚明天主教士創制的漢譯基督教詞彙藉由19世紀新教早期《聖經》翻譯之舉得以存續。本文首次選取西人系列華英英華詞典（著重於赫美玲《官話》1916）、兩種稀見西人中文月刊為考察對象，細緻梳理基督教詞彙於19~20世紀傳播、定型的脈絡以及天主教與新教在選詞用語上呈現出的顯著分化。

[關鍵詞] 基督教詞彙 天主教 新教 華英字典 《官話》（1916）

[中圖分類號] H1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1 - 0095 - 10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耶穌會士為先導的西人傳教士入華佈道，須將基督教經文及神學概念等進行漢譯轉寫，藉由此舉，基督教術語名詞（以下稱“基督教詞彙”）與時人所謂“天學”（包括神學、科學、藝術、哲學等領域）的漢譯書籍相伴而生，成為漢語中的外來概念詞彙。明末迄今四百餘年，已有相當數量的基督教詞彙沉澱於現代漢語通用詞彙之中，如收入《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2 年，以下簡稱《現漢》）中的基督教詞彙凡六十餘條（非完全統計）：^①

阿門 安息日（又稱主日） 傳教士 大主教 福音 福音書 復活節 基督 基督教 教父 教皇 教會 天主教 教母 教區 教士 教堂 教廷 救世主 救贖 禮拜堂 煉獄 領洗 瑪利亞（又作瑪利亞） 彌撒 末日 牧師 挪亞方舟（又稱諾亞方舟） 三位一體 上帝 神甫 神父 神職人員 聖誕節 聖誕老人 聖誕樹 聖經 十字架 受洗 樞機主教（又稱紅衣主教）/ 司鐸（即神父） 天國 天主 天主教（又稱羅馬公教、舊教） 洗禮 夏娃 新教 修道院 亞當 耶穌 耶和華 耶穌教 伊甸園 主教

而上例中的“天主、上帝、天主教、十字架、耶穌、彌撒、主教、福音、三位一體、造物主、主日、煉獄（煉罪地獄）、瑪利亞、亞當、聖經”等，其詞源均可上溯至明末（1582 年耶穌會首次入華~ 1644 年明亡）。^②

* 本文係澳門大學科研項目“漢語基督教詞彙源流考”（項目號：MYRG 2016-00118-FAH）的階段性成果。

天主教自明末入華，興近兩百年，18世紀末終遭清廷禁絕，漸趨沉寂。那麼，天主教傳華停滯之後，創制於明末的基督教漢譯詞彙如何得以存續？其傳承、流布、定型的路徑為何？基督教新教與天主教在譯名用語上又是如何從同源走向異流？乃本文擬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傳承

論及漢語基督教詞彙，很難脫離基督教在華傳教及《聖經》翻譯的歷史背景。這一歷史背景是相當複雜的課題，本文無法詳細展開，但在論述中略加梳理則是必要的。

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初期神學譯著多停留於譯介教理問答或對於《聖經》史實的詮釋，偶涉《聖經》經句。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聖經直解》（1636）似為首部以“聖經”命名的著作，也僅止於福音書的翻譯。18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士白日昇（Jean Basset）與其助手徐若翰將拉丁文《聖經》新約譯成中文（簡稱白日昇譯本），包括《福音書合參》《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和《希伯來書》等，此譯本被稱為“第一本天主教中文聖經”，存抄本。^③另一部較為完整的早期天主教《聖經》譯本為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譯本（在思高《聖經》之前最接近完整版的天主教《聖經》譯本），題為《古新聖經》，多用北方官話口語，存抄本。^④

19世紀初，以倫敦會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首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自澳門入華，開啟新一輪基督教傳佈及西學東漸的歷史。傳教士仍須面對西語經文、教義等外來概念的漢譯轉寫。與明清天主教士多為葡語、義大利語等拉丁語系的母語者不同，新教傳教士多為英語母語者。儘管傳教的語言、媒介、策略及方法不同，新教與天主教之間在西文的漢譯轉寫上發生了有趣的溝通與承繼——繫聯於基督教經本《聖經》之翻譯。

《聖經》全譯本直至19世紀上半葉才由新教傳教士完成，即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兩部《聖經》全譯本——浸信會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822年譯本與馬禮遜1823年譯本（簡稱“二馬譯本”），分別於印度和中國出版。已有多位學者通過史料索引和文獻對勘，梳理出天主教與新教之間在《聖經》翻譯上的傳承關係，確證馬禮遜和馬士曼均參考了白日昇、徐若翰譯《聖經》抄本（但“二馬”始終不知道抄本的譯者是誰），即“二馬譯本”均受到白日昇譯本的奠基性影響。^⑤兩例如下：

馬士曼在參考馬禮遜寄來的白日昇譯《聖經》謄本之後，出版《若翰所書之福音》（之前的譯名為《此嘉語由口孖口挑所著》），行文更為流暢，人名及神學術語等也做了調整，如：“Gospel 嘉音”改譯為“福音”、“Jesus 義蘇”改譯為“耶穌”、“Christ 記利時度”改譯為“記利時督”。^⑥“福音、耶穌、記利時督”與早期天主教用詞相同或相近。

馬禮遜對於自己的譯本與白日昇譯本之間的關係更毫不諱言，他曾於《使徒行傳》出版後承認“嚴格地說，只有序文才是我自己的作品”。^⑦的確，筆者僅據馬禮遜1817版《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使徒行傳”一章便梳理出如下教義名詞：

使徒 信徒 門徒 受難 復活 滿被聖風 聖書 聖經 聖子 靈魂 馬利亞 末日 彌賽亞
十字架 受洗 領洗 哀矜 塗抹 教士 受祝者 付油者 救世主 福音 基利士督 基利士當
損割 耶穌 教會 教友

馬禮遜《聖經》譯本如今讀來多生硬直譯、文辭貧乏，但以上詞彙中的“門徒、耶穌、馬利亞、受難、聖經、復活、受洗、領洗、付油、福音、基利士督、損割”等重要術語精闢而準確，

而這些詞語在早期天主教義文獻中已然使用開來，兩者絕非巧合。

又有研究進一步指出，陽瑪諾《聖經直解》（1636）直接影響了白日昇《聖經》譯本，是中文聖經的源頭之一。^⑧而陽瑪諾《聖經直解》恰恰是明末基督教漢譯詞彙的集大成者。^⑨《聖經直解》採用的譯借方式（如音譯、意譯）、構詞法（詞彙形態）和語體色彩（書面語）等，勢必為後來的參考者吸收、借鑒。也就是說，陽瑪諾《聖經直解》、白日昇《聖經》譯本與《聖經》“二馬譯本”，三者之間具傳承關係；天主教創制的早期漢譯基督教詞彙藉由新教《聖經》翻譯之舉獲得存續。試想，倘馬禮遜、馬士曼譯經時無緣承蒙天主教遺澤，19世紀《聖經》漢譯乃至現代漢語基督教詞彙恐怕會呈現出另一種樣態，與今大不同矣。

《聖經》不但是宗教經本，也是文學經典。19世紀天主教、新教《聖經》漢譯本以及各種宣教資料、書刊單行本是基督教術語詞彙向漢語受眾傳播、擴散的首要媒介。^⑩除此之外，基督教詞彙如何脫離純粹的宗教語境走向“世俗”，再進入漢語通用語言層面，則是下文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二、流布

19世紀是基督教詞彙發展和確立的重要時期，其更宏觀的歷史背景是以新教傳教士為主體的編譯者、作者向中國大量引介西方近代文明（包括人文、自然科學和宗教等），西方的新概念、新知識在譯介和反復使用中逐漸凝縮為一個詞，完成詞彙化。^⑪漢譯基督教詞彙不能游離於近代新詞湧入漢語的大潮之外，獨闢蹊徑、孤立發展。故本節擬利用彼時西學傳播、詞語記錄的重要載體——以新教傳教士為主體編寫的系列華英英華辭典（或稱“字典、詞典”），輔以兩份西人創辦的中文月刊雜誌來爬梳彼時基督教詞彙在更大範圍內的傳佈與定型。

上文言及馬禮遜不僅受到白日昇《聖經》譯本的影響，而且，他為了學會基督教的中文詞彙，曾被迫研習用中文寫成的天主教書籍。^⑫他是首部全本《聖經》的譯者，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編輯出版了三部六卷《華英字典》（1815-1823），開創了近代漢外詞典編纂出版之先河。^⑬其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各類雙語詞典大量出版，重要的詞典多達50餘部，蔚為大觀，成為近代新詞（包括基督教詞彙）傳播的重要媒介。

1815年至1919年間極具代表性的華英英華字典，由馬禮遜、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井上哲次郎、鄭其照、顏惠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赫美玲（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等人編纂而成。^⑭本文將《現漢》（第六版）所收錄的基督教詞彙置於19～20世紀“英華字典資料庫”，逐一進行比對和梳理，以管窺基督教詞彙於19～20世紀流布的概貌。因語料浩繁，又囿於篇幅，本文側重首例書證、共現詞形和最終定型，擇要分類討論。^⑮

第一類：直接承繼於天主教的譯詞。馬禮遜曾毫不諱言自己在翻譯《聖經》時參考了天主教傳教士的《聖經》手稿，他在《華英字典》第一部《字典》“導論”中也直言自己編寫詞典的定義和例句大部分來源於“康熙字典、我個人的漢字知識、羅馬教會的手抄本字典、中國文人和為編寫這部字典而收集的各種書籍”。^⑯在馬禮遜《華英字典》第三部《英華字典》（1822）中，包含40餘條基督教詞彙，^⑰其中十餘條明確標出了“羅馬天主教”來源，如下幾例：

Abbey, 修道院, 修道堂 The Roman Catholics use these expression

Baptise, by the Romanists, in Chinese called 付洗, 領洗

Sabbath, The Romanish Missionaries call it 主日

Trinity is by the Romanists called 三位一體

1822年版馬禮遜《英華字典》是近代首部英華詞典，而1916年版赫美玲英漢辭典《官話》(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已是近代外漢雙語詞典編撰的尾聲，且後者參考了前人19部詞典，已是較為成熟的近代雙語詞典。^⑩如下表一所示，“天主、福音、彌撒、上帝、耶穌、三位一體”等詞源見於明末，在馬禮遜英華字典中可見書證，後歷經近一個世紀（在其他華英詞典中或出現不同譯名），悉為赫美玲詞典收入。

表一

《現漢》	1822 馬禮遜	1916 赫美玲	《現漢》	1822 馬禮遜	1916 赫美玲
天主	天主	天主	基督	基利斯督、 基利斯當	基督、基利斯督
安息日/主日	安息之日、 禮拜日、主日	安息日/主日	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天主聖三
福音	福音	福音	聖經	聖錄、聖經	聖書、聖經、新舊約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復活節	耶穌復活	復活節、復活瞻禮
彌撒	彌撒	彌撒	修道院	修道院	男修道院、男修道堂、 女修道院
上帝	上帝	上帝	領洗/洗禮	付洗、領洗	領洗、聖洗、浸禮、洗禮
耶穌	耶穌	耶穌			

第二類：深受天主教譯詞影響，於19～20世紀逐步確立的譯詞。如下表二所示，這類詞的詞形、詞根語素或譯音用字（如“教、救、聖、誕、牧、神、耶”）已見於明末，但在系列華英詞典中的書證於19世紀中葉才出現，最終定型於20世紀初。如在馬禮遜詞典中，“教堂、夏娃”尚譯作“廟、好媧”；“教父、教母”在1866～1869羅存德詞典中尚譯作“教爺、教媽”；“教區、傳教士、救贖、福音書”等詞在19世紀中葉還須用短語表述，尚未“詞化”。

表二

《現漢》	1822馬禮遜；1844衛三畏；1847～1848麥都思；1866～1869羅存德；1908顏惠慶；1913商務印書館；1916赫美玲
教堂	1822廟；1908專行基督教禮儀之會堂、會堂、堂所、禮拜堂（專為拜上帝之聖地或屋宇）；1916禮拜堂、堂屋、教堂、會堂
夏娃	1822好媧；1847～1848夏娃；1913夏娃（始祖妣名）
救世主	1844救世主；1908救者、救星、救主、救主耶穌、救世主
聖誕/聖誕節	1844耶穌生日；1916耶穌降生日、聖誕節、基督聖誕節、聖誕瞻禮、主生日
耶和華	1844耶火華；1916耶和華
主教	1847～1848牧司、監督主教、督教主、法教首師；1916主教、監督
阿門	1847～1848啞門；1908阿們、亞們
教皇	1847～1848法王、象王、教皇、教化王；1908羅馬主教、教皇、羅馬法王；1916教皇、教化皇
教父	1866～1869教爺；1908教父、代父、男保證（小孩領洗時作保證者）；1916男保證、教父、代父

教區	1847~1848牧師治下; 1908牧師管區、教區牧師管區、教區、(美國)牧師治下; 1916教區
牧師	1847~1848牧師、會主; 1916牧師、教士
司鐸	1847~1848教法之師、鐸德、神父; 1916教師、神父、司鐸、牧師
亞當	1847~1848亞當; 1908亞當(即世族之祖)
福音書	1866~1869錄耶穌言行者、作福音書者、書福音者; 1908福音書(耶穌事蹟歷史及道理)
傳教士	1866~1869奉差傳道者、奉差者、奉遣者; 1916傳教的、宣教師、教士
大主教	1866~1869首牧師、總領牧師; 1916總教長、監督長、主教長
教母	1866~1869教媽; 1916女保證、教母、代母
禮拜堂	1866~1869禮拜堂、上帝堂; 1916禮拜堂、堂屋、教堂、會堂
煉獄	1866~1869煉獄、煉罪所; 1916煉獄
末日	1866~1869審判之日、世末日; 1916審判日、天地末日
神父	1866~1869神父; 1916神父
救贖	1847~1848救贖之事、靈魂之救; 1908靈魂之得救、基督我之教法也、罪人之獲救、遵上帝道而憂傷者其悔改可令之得救

第三類：19世紀之後新創制的譯詞。很明顯，以下表三中的詞彙出例更晚，始見於20世紀初的華英詞典。

表三

《現漢》	1908 顏惠慶	1916 赫美玲	《現漢》	1908 顏惠慶	1916 赫美玲
挪亞方舟	挪亞造方舟之木	方舟	紅衣主教	紅衣主教之職	紅衣主教、總主教
神甫	父、神父、神甫、教士、神父	神父	天國	天堂、天神所居之處、天國	天國
佈道	傳道者之住所 教士會、傳道會 佈道會、差會	佈道會 差會	伊甸園	埃田園、樂園(聖經上所载亞當和夏華之安樂園)	樂園

以上三類詞彙，可大致反映漢語基督教詞彙於19~20世紀通過系列英華華英詞典的選擇、記錄、再造和確立，多以意譯方式、雙字或三字格複合詞的構詞形態、書面語體穩定下來。1916年赫美玲詞典中確定的基督教詞彙與現代詞典所載基本一致，而其中多數詞彙可溯源至明末。

接下來，本文再利用兩種19世紀中葉由西人傳教士編寫出版的中文月刊，輔助考察基督教詞彙除《聖經》、華英英華系列詞典以外，又一條傳播路徑。刊物之一《遐邇貫珍》(1853~1856)是來華新教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漢語定期刊物，之二《六合叢談》(1857年1月~1858年6月)亦為新教傳教士主編的中文月刊雜誌，兩者均為面向中國和亞洲用中文傳授西學(有關人文、自然、宗教等)的啟蒙讀物，是“近代”研究的珍貴資料。^⑨《遐邇貫珍》可見如下基督教相關詞彙：

十誡 十字架 十條誡 上帝 天父/主/使/教/堂/國 天主教 天主教師 末日 世末
四福音傳 安息 安息日 兩約書 牧師 使徒 使徒行傳 受洗/難 降世/生/臨 施洗/濟
施洗師 洗滌/禮 洗心主 宣教/道 約文 造物 造化主 造物主 教士 教宗/會 基督

救世主 創世 創世記 聖子/父/神/書/理/教/道/會/經/誠 傳教/道 傳教者 誕聖
新約 新教 新約書 新舊約 新約全書 新舊約書 福音 福音書/堂 進道 領洗 默示/佑
舊約 舊約書 舊約全書 舊遺詔聖書 禮拜教/堂 禮拜一日 禮拜堂宇 羅馬教王 魔鬼 贖罪
《六合叢談》可見如下基督教相關詞彙：

十字架/教 十誡 上帝 上帝子/使/書/國/教 天主 天主堂/教 天使/國/堂/教
天路指南/歷程 世末 世末日 世界末日 世教主 主日/教 以賽亞 以賽亞書 出埃及記
四福音 四福音書 末日/世 安息日 利未記 希百來書 亞伯拉罕 亞當 使徒 使徒行傳
受洗/難/贖 官白新約 福音廣訓 牧師 前罪 宣教 施洗/割 洗禮 祈禱 耶和華 耶路撒冷
耶穌 耶穌心/教/教人/教略 背約 降世/生/臨 風神 挪亞 神天/父 傳福音 基督
救世 救世主 救贖 教士/友/主/宗/皇/會 造物主/者 創世記 傳教士/者/師
新約 新約全書 新約書 新舊約 新舊約全書 新舊約書 聖子/日/父/母/身/事/徒/
書/智/善/會/經/教/道/誠/學/餐/詩 聖教要理 聖理 聖經書院 路加傳 福音
福音公會 審判日 摩西 撒但 默示錄 默佑/啟/感 賽亞書 瞻禮 禮拜 禮拜日/堂
舊約 舊約全書 魔鬼 贖罪

兩種刊物均以中文書寫，以上詞例更能反映出當時基督教用語的實際使用情況——體系已相當成熟、完備，詞彙化程度極高；且與系列華英詞典收入的詞彙大體一致。但上例中的有些詞，如“新舊約、聖洗、領洗、洗禮、救贖、挪亞”，在半個多世紀後的1916赫美玲詞典中還標為新詞語或尚未收入。這說明，詞典記錄新的詞彙，是有滯後性的；反過來說，收入詞典中的詞彙，一般要具備相當的穩定性和廣泛性。

西人主導的華英英華辭典及西學刊物進入20世紀後漸入尾聲。清末，有識之士開始重視國家語言之統一，由清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於1911年開始。1915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第一本近代國語辭典《辭源》，是最早記錄近代新詞語的辭典。^②但《詞源》收入的宗教哲學詞彙極少。

1937年，作為國語運動的重要階段性成果，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漢語詞典——《國語詞典》，為其後《現代漢語詞典》（第一版至第七版）的直接源頭。^③在這部詞典中，可見後來收入《現漢》（第六版）中的基督教詞彙，如下：

阿門 主日 佈道 傳道 福音 教皇 教會 教士 救世主 領洗 末日 上帝 神父 神學 聖經
聖母 十字架 受洗 司鐸 天國 天堂 天主 天主教 主教

未收入的如下：

傳教士 大主教 福音書 復活節 基督 基督教 教父 教區 教母 教廷 救贖 煉獄
瑪利亞 彌撒 諾亞方舟 三位一體 神甫 樞機主教 夏娃 新教 修道院 亞當 耶穌
耶和華 耶穌教 伊甸

儘管有很多已收入1916赫美玲詞典的基督教詞彙未被《國語詞典》收條立目，但基督教詞彙作為外來概念譯詞，開始正式具備了現代漢語共同語的身份。《國語詞典》未見的基督教詞彙如何陸續進入《現漢》各個版本，與本文關係不大，此處不贅。

三、分化

如上所述，18世紀之前的天主教聖經翻譯對早期新教西詞漢譯有所影響，這已是不爭的事

實，而其後天主教會與新教便幾乎沒有任何接觸活動（20世紀90年代之前）。新教《聖經》在“二馬譯本”之後歷經多次修訂，1905年官話《和合本》之前已刊行20多種譯本（包括新約、舊約、新舊約或聖經篇章），而天主教最早刊行的聖經譯本，直到1892年才出版。²⁰天主教與新教在用語上逐漸出現分立，也應是在19～20世紀這一時期。如Deus的譯名，明末利瑪竇《天主實義》中“上帝”與“天主”通用，後一度不用“上帝”，多用“天主”。19世紀新教譯《聖經》，曾以“上帝”“神”等譯稱God。此後，“天主”遂成為中國天主教所用的稱謂；“上帝”成為基督教新教的稱謂。²¹

囿於篇幅，本文暫不牽涉天主教與新教用詞分立的歷史背景（天主教和新教內部均存在多次“譯名”之爭）及《聖經》版本比較。本文擇一部西人英華詞典為考察對象，冀從詞語記錄者的角度，反觀天主教與新教在用語上如何產生顯著分化。

赫美玲《官話》（1916）已是較為成熟的外漢雙語詞典，是記錄漢語近代詞彙的重要材料。這部詞典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對收入的一些詞彙做了特殊分類標記。在《官話》“前言”中有如下說明：²²

- (a) 俗語或俚語用漢字“俗”標記。
- (b) 不用於口語的書籍等、文件等用語用漢字“文”標記。
- (c) 現代新詞——主要來自古漢語和日語——用“新”字標記。需要注意的是，現在許多這樣的詞在口語中已普遍使用。
- (d) 1912年在嚴復主持下由中國教育部委員會選定的用於大學和學校的基礎科學術語（約30,000）用漢字“部定”標記。這些詞覆蓋學科：算數、代數……由於政治原因和財政困難，這些術語並沒有由政府公佈。

筆者進一步發現，《官話》中收入相當數量的基督教相關詞彙（近300條），而且，赫美玲對同一英文詞條下的不同釋詞還做了天主教用語或新教用語的明確標注：天主教用語用英文或縮寫“Roman Catholic, Catholic term, Roman Cath., Roman Catholic term, Rom. Cath. Term, Rom. Cath., Catholic”標注；新教用語用“Protestant, Prot., Protestant term, Prot. term”標注。這種標注在詞典的“前言”中未作任何說明。

本文將《官話》（正文）中所有作如上標注的詞條進行窮盡式統計，以下分五類說明（除第一類臚列詳例之外，其他類僅舉例說明）。

第一類。從表四可見，詞典中50餘個英語詞條其漢語釋詞已呈現天主教與新教用語的明確分化，多為兩教常用詞語：有些是舊有的分歧（兩方均未標注“新”），20餘例，如“使徒”與“宗徒”、“神父”與“牧師”、“天主”與“上帝”、“代母”與“教母”；有些是新出現的分化（兩方均標注“新”），近30例，如“主教”與“監督”、“天主聖三”與“三位一體”、“領聖餐”與“吃聖餐”；極少數則因一方為舊譯詞，而另一方為新譯詞產生分歧，如“復活瞻禮”與“復活節（新）”、“受聖職”與“受聖品（新）”。

表四

英語詞條；無宗教標注用語	漢譯新教用語	漢譯天主教用語
Apostle	使徒，聖差	宗徒，門徒
Archbishop；總教長（部定）	監督長	主教長

Bishop	監督 (新)	主教 (新)
Bishopric	監督治下	主教界
Cathedral	監督教堂	主教的禮拜堂
Chapel	小禮拜堂	小天主堂
Chaplain	兵船牧師, 軍營牧師	兵船神父, 軍營神父
Christ	基督, 救世主, 耶穌 (新)	基利斯督 (新)
Christian	基督徒; 基督徒的 (新)	聖而公會的; 基利斯督的 (新)
Christmas	耶穌降生, 聖誕節, 基督聖誕節 (新)	聖誕瞻禮 (新)
Clergy, clergyman	牧師	神父
Communion; 聖徒交通 (新)	聖餐 (新)	領聖體 (新)
To partake of the Holy	吃聖餐 (新)	領聖體 (新)
Dean	副監督牧師 (新)	主教堂教師 (新)
Deity	上帝	天主
Diocesan	屬監督 (新)	屬主教 (新)
Diocese	監督治下, 監督管轄的地部 (新)	主教治下 (新)
Disciple	門徒	宗徒
Divine	上帝的	天主的
Divine service	禮拜上帝 (新)	朝拜天主 (新)
Divine songs	讚美上帝歌 (新)	讚頌天主歌 (/新)
Divinity / God	上帝	天主
Doomsday	審判日, 天地末日 (新)	天地終窮日 (新)
Doxology	頌歌, 贊神頌, 榮耀頌	稱羨天主頌, 光榮頌
Easter	復活節 (新)	復活瞻禮
Epiphany	顯現節, 來朝節, 主顯節	三王來朝瞻禮 (新)
Episcopal	監教的 (新)	主教的 (新)
Episcopate	監教之職 (新)	主教職 (新)
Extreme Unction	臨終膏禮 (新)	行終傅禮 (新)
Holy Ghost/ The Holy Spirit/ Ghost or Spirit	聖靈 (新)	聖神 (新)
Godfather	男保證, 教父 (新)	代父 (新)
Godlike	像上帝的	像天主的
Godmother	女保證, 教母	代母
Host	聖餅 (新)	聖體 (新)
Lord; 救世主 (新)	上帝	天主
Minister	牧師	神父
Ordain	授聖職與……	給……聖品 (新)
Order	聖職 (新)	聖品 (新)
To take order	入聖職 (新)	受聖品

Ordination	受聖職	受聖品 (新)
Paradise; 極樂園 (新)	安樂園 (新)	萬福本所 (新), 天堂
Pentecost	五旬節, 聖靈降臨節 (新)	聖神降臨瞻禮
Priest	牧師	神父
Sacrament	聖體, 聖典, 聖事 (新)	聖事蹟 (新)
Holy Spirit	聖靈 (新)	聖神 (新)
Sponsor	教父, 教母	代父, 代母
Sunday	禮拜, 禮拜日	主日 (新)
Trinity	三位一體 (新)	天主聖三 (新)
Vicar	代理教師, 牧師	副神父
Whitsuntide	五旬節, 聖靈降臨節 (新)	聖神降臨瞻禮 (新)
Yule	耶穌生日, 聖誕節, 基督聖誕節 (新)	聖誕瞻禮

第二類。在詞典中僅尋得一例釋詞，屬天主教與新教通用詞彙，即 Spirit 譯為“靈魂”，均未標“新”。

第三類。《官話》中還可見僅標為天主教用語的詞例，無對應的新教用語，有的標為“新”，18 例，如“Friday 瞻禮六”“Patron 主保聖人”“Pope 教皇”；有的則未標“新”，12 例，如“Father 神父”“Church 天主堂”“Angel 天神”。亦可見僅標為新教用語的詞例，詞例極少，兩例而已：“Ecclesiastic 會師，教師”“Redemption 贖罪恩”。

第四類。《官話》收入 40 餘例僅標“新”的詞語，這些詞語與基督教相關，但未標識是否屬於天主教或新教，如“Advent 降臨節”“B. C. 耶穌降世前第……年，救主降世前第……年，西歷紀元前第……年”“Cardinal 紅衣主教，總主教”“Papacy 教皇職”“Reformation 宗教改革”“Bible 新舊約”。

第五類。《官話》中可見未作任何標注的基督教相關詞語，想在赫美玲看來，這些詞彙已具有普通詞彙的身份，為人耳熟能詳，20 餘例，如“Carol 頌讚歌”“Chapter 教師會”“Roman Catholic Christianity 天主教”“Papist 天主教徒”“Bible 聖書，聖經”。

《官話》的標注在今天看來或有失當之處，如“彌撒、三位一體”等詞源始於明末，在赫美玲詞典中卻標為“新詞”，可作合理解釋的是，這類詞語正在脫離宗教使用域，以“新詞”的身份漸為一般使用者熟知。

綜觀以上例示，《官話》(1916) 清晰地呈現出天主教與新教在用語上的顯著分化；天主教《聖經》譯本為新教借鑒，但似乎並未被其後天主教中文譯經所繼承。自 19 世紀初“二馬譯本”開始，天主教與新教用語從“同源”逐漸走向“異流”，歷時一個多世紀，基本完成兩教用語的“分化”。當然，倘能結合新教與天主教各《聖經》譯本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兩教用詞分立的歷史才能真正說清楚。

國內出版的漢語基督教術語詞典在釋義上一般只重概念的詮釋，嚴重缺乏詞源考察與書證文獻。本文拋磚引玉，冀學界對基督教詞彙展開更為系統的研究，加深對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史和漢語詞彙史等研究的認識。

①有些詞彙非僅適用於基督教，本文未予考慮，如“禮拜”指“宗教徒向所信奉的神行禮”；“天使”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指神的使者”；“天堂”指“某些宗教指人死後靈魂居住的永享幸福的地方”；“聖母”也可指“神話中某些女神”；“修道”指“宗教徒虔誠地學習教義，並且把它貫徹在自己的行動中”。

②詞源探討詳見王銘宇：《明末天主教文獻所見漢語基督教詞彙考述》，武漢：《漢語學報》，2013年第4期。

③有關白日昇《聖經》翻譯及抄本的討論，可詳參蔡錦圖：《白日昇的中文聖經抄本及其對早期新教中文譯經的影響》，台北：《華神期刊》，創刊號，2008年。

④點校本見李爽學、鄭海娟主編：《古新聖經殘稿》，賀清泰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⑤譚樹林：《〈聖經〉“二馬譯本”關係辨析》，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趙曉陽：《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昇聖經譯本關係考辨》，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內田慶市：《白日昇漢譯聖經考》，大阪：《東アジヤ文化交渉研究》，第5號，2011年；周永：《從“白、徐譯本”到“二馬譯本”——簡論白、徐〈新約〉譯本的緣起、流傳及影響》，香港：《天主教研究學報》，2011年第2期；朱菁：《漢譯新約〈聖經〉“白徐”譯本研究》，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⑥閔心蕙：《17～19世紀“福音”概念初探》，載《“天主教傳華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5年9月20～23日），第11頁。

⑦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50頁。

⑧詳參張西平：《明清之際〈聖經〉中譯溯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2期；塩山正純：《初期中國語訳聖書の系譜に関する研究》，東京：白帝社，2013年；王碩豐：《早期漢語〈聖經〉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⑨王銘宇：《明末天主教文獻所見漢語基督教詞彙考述》，武漢：《漢語學報》，2013年第4期。

⑩僅以1894年為例，三個聖經協會（Bible Society）《聖經》（包括深、淺文理及白話合訂本、聖約書、單行本）出版量為936,320冊，可見《聖經》相關出版物在當時影響之巨。Rev. J. A. Silsby：《白話文學的傳播》，上海：《教務雜誌》，1895年，第508頁。

⑪沈國威：《詞源探求與近代關鍵詞研究》，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

⑫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108頁。

⑬本文行文中的“詞典、字典、辭典”或依舊稱，其詞義均指向現代意義上的“Dictionary”。

⑭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解》，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第2頁；第233頁“19世紀主要英華華英辭典一覽”。

⑮詳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該庫現有字典24套，其中全文輸入14套（包含11套英華字典、3套華英字典；每一部詞典的詳細介紹可參考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解》，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下文表格略釋略去詞典全名，僅列出版年份和作者名。

⑯⑰轉引自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解》，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第25～26頁；第220頁。

⑱張西平：《馬禮遜辭典中的基督教詞彙研究》，張西平等編：《架起東西方交流的橋樑——紀念馬禮遜來華2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⑲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解》，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第226頁。

⑳兩種雜誌已影印出版，詳細資料見松浦章等編著：《遐邇貫珍（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㉑詳參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03頁。

㉒詳參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1年影印本。

㉓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蔡錦圖譯，香港：香港聖經協會，2002年，第416頁。

㉔丁光訓、金魯賢主編：《基督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517頁。

作者簡介：王銘宇，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